

出航之前

革命小戏选

· 12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出航之前(独幕粤剧)

..... 广州粤剧一团创作组(1)

双丰收(独幕粤剧)

..... 广州粤剧二团创作组(67)

山村营业员(小戏曲)

..... 惠来县文艺宣传队(105)

出 航 之 前

(独幕粤剧)

广州粤剧一团创作组

人 物 马 滔——四十八岁，“04”号油船水手长。
马大婶——四十六岁，马滔的爱人，街道工厂女工。
张 明——二十八岁，保卫组干部。
小 宁——十一岁，马滔的儿子，红小兵。
公安人员甲(女)、乙。

李惠珍——约三十岁，其真实身分为“107”号敌特。

(一九七一年夏，某天午后。

〔珠江河畔，海员工人宿舍的小院子，右侧露出房屋一角，院里树影婆娑，有竹制台凳。隔江有远洋巨轮停泊，其中“04”号油船显得分外壮观。

〔序曲声中幕启：远处汽笛长鸣，近处鸟声喧闹。

〔马大婶提菜篮上。

马大婶 唱〔梆子慢板〕

喜鹊叫吱喳，
影树开红花，
失散的姨甥女找到啦，
我心里乐啊乐开花。
买齐肉菜早回家，
今晚好好招待她。
如今只等老伴他，
我已催他快回家。

〔李惠珍摇葵扇从屋里出。〕

李惠珍 阿姨！

马大婶 惠珍，你上街回来了？

李惠珍 是呀，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哎哟，阿姨又买这么多的菜，太客气了！

马大婶 惠珍，你来了两天，阿姨还没好好招待你呢。

李惠珍 自己人，客气什么。今天是你的假日，你就好好休息吧。

马大婶 我闲着周身不舒服！哦，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呢——

李惠珍 任务？

马大婶 要写一份批判稿。

李惠珍 批判稿？

马大婶 唱〔减字芙蓉〕

毒蛇出洞兴风又作浪，
不服改造破坏厂规章，
明晚批斗要打进攻仗，
我要口作剑来笔作枪。

李惠珍 唱〔冀中板〕

阶级斗争尖锐又复杂，
我厂最近坏人也嚣张。
要处处提防，提高警惕，
什么阴谋诡计都能一扫光！

阿姨，对阶级敌人要特别提高警惕。

马大婶 坏人想搞鬼，真是鸡蛋碰石头！惠珍，我是扫盲班毕业的，你文化高，要多指点指点我。

李惠珍 阿姨太谦虚了。（忽然想起）姨丈怎么还没回来？我来了两天，还没见过他的面。

马大婶 今天一早我就给他打了电话，刚才又打了一次，他说等会就回来。他这个人呀，做起工作来总是象拼命一样。

李惠珍 姨丈工作实在忙。

马大婶 他是水手长，又是船上的治保委员，忙完甲板的工作又要忙保卫。油船不比别的，安全防火最重要，弄不好，小小的烟头也会把整条船烧毁。

李惠珍 是呀，姨丈的担子真不轻啊。

马大婶 就是嘛，他那艘“04”号油船是跑外洋的，万一出了问题，国际影响就不好了。

李惠珍 姨丈真不简单，我要向他学习。不知道他能在家住多久？

马大婶 听说今晚八点钟就要开航了。

李惠珍 这么快就走？

马大婶 是呀，海员走天下，船上就是家。等他回来，你们

多谈谈。

李惠珍 好。

〔亲热地帮大坤提篮，二人同下。〕

马 滔 内唱〔首板〕

船满载待出航豪情激荡，（上）

〔回龙〕

万里航程铺满金光。

〔慢板〕

身在油船甲板上，

足迹踏遍三大洋。

〔中板〕

惯闯狂风降巨浪，

革命情谊送四方。

出航之前闻喜讯，

回家相见话沧桑！

〔小宁端详着画稿，从屋内上。〕

马 滔 小宁！

小 宁 （抬头，急扑上前）爸爸，你回来了！

〔马滔把小宁举起。〕

小 宁 爸爸，表姐来了。

马 滔 你妈早打电话告诉我了。

小 宁 爸爸，你看我画的“红小兵捉特务”，（拿画稿给马看）画得怎么样？

马 滔 （看）还可以。（忽笑）小宁，特务的牙齿怎么会有成寸长的？

小 宁 （一本正经地）咳，爸爸，坏人有个坏样嘛！

马 滔 坏人有个坏样？（笑，启发地）要是真的这样，抓坏人就容易了。

小 宁 哦……？

马 滔 小宁，有些坏家伙，表面装好人，背地里才干坏事呢。

小 宁 （领悟）哦！

马 滔 （指画）这里要改一下。

小 宁 唔。（蹦跳着下）

马 滔 哈哈，这个小鬼。（脱下外衣，挂在窗旁）

〔马大婶捧茶具上。〕

马大婶 你回来了！（转身向内）惠珍，惠珍——

〔李惠珍上。〕

马大婶 你看谁回来了？

李惠珍 啊，是姨丈？（热烈地）姨丈！

马 滔 哦，是惠珍——（打量一番）

李惠珍 姨丈大概认不出我来了？

马 滔 二十多年不见，我真是一点也认不出来了。

马大婶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嘛！（三人同笑）

马 滔 你爹妈都好吗？

李惠珍 好。自从我们两家在粤北失散以后，我们一家流落到江城，就在那里住下来了。

马大婶 惠珍如今是江城化肥厂的工人了！

马 滔 都有着落了。

马大婶 那就放心了。

马 滔 惠珍，江城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现在是学大寨

的先进典型。听说那里的运河工程就很简单。

李惠珍 是呀，真不简单。从东江引水，横跨全县，流经十三个公社，自流灌溉二十万亩农田，两万多亩浅海变成米粮川啦！

马大婶 真是面貌大改变了！

李惠珍 还有，运河两岸建成了十七座中小型水电站，宽阔的河面可行驶二十吨的船艇，每年可以为国家节约一千二百多万度电。

马 滔 哈哈，看你象广播员一样，讲得比新闻广播还流利。

马大婶 惠珍就是伶俐嘛。

李惠珍 姨丈、阿姨过奖了。

马 滔 这些年，你阿姨连做梦都想念着你们！

马大婶 你就不想？

马 滔 也想。

李惠珍 姨丈，阿姨，我们也是天天想念着要找你们呐。

马 滔 解放前，我们两家穷兄弟患难相扶，同舟共济，都在苦海里挣扎过来，这样的阶级深情怎能不想？过去苦难的日子，我永远也忘不了啊！

唱〔散板〕

曾记得——

〔反线中板〕

那一年隆冬腊月廿九，

渔霸封船逼债怒目横眉。

马大婶 （接唱）我们夫妻流离失所无去处，

困难中你父母大力扶持。

李惠珍 (反线七字清中板)

一间茅寮两家人住，

马大婶 (接唱)一锅粥水两家充饥。

李惠珍 (接唱)稻秆作床麻包作被，

马大婶 (接唱)终年穿件百补单衣。

李惠珍 (接唱)日子比黄连苦十倍，

提往事不禁泪双垂。(哭)

马 滔 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立足的地方？真是连牛马都不如。惠珍，你还记得我同你在渔霸处做工，那一次在沙滩上发生的事吗？

李惠珍 (一怔)沙滩上发生的事？(掩饰地)哦，哦……

马大婶 老马，是哪件事？

马 滔 这件事只有我和惠珍知道。惠珍，你说说吧。

李惠珍 姨丈，你记性好，还是你说吧。

马 滔 那是解放前的事了。我们在渔霸处做工，从朝到晚，两头见月光，一天得来的工钱，买不到半斤粮。那天惠珍在沙滩上补网，她又饿又累，实在支持不住，正想停下来歇歇。(对李惠珍)谁料狗工头刚好巡查到这里，他硬说你偷懒，举起监工棍，就劈头劈脑地打——

马大婶 (紧接)惠珍，把你打得怎样？

李惠珍 (吞吞吐吐)打……(硬着头皮)打伤了我。

马 滔 (奇怪地，旁白)伤了？

马大婶 后来呢？

李惠珍 后来我好象晕过去了，……(打圆场)姨丈，阿

姨，旧社会当童工，无日不挨打，无时不受骂，有些事情我也记不得那么多了。

马 滔 唔……我可是永远也忘不了啊！

马大婶 旧社会的苦水，真是三天三夜也吐不完啊。

李惠珍 （有意岔开）是呀。小兰表妹如果不是饿死，现在也跟我一样高了。

马大婶 唉！我家的小兰跟你同年，要是她能看到解放就好了。

李惠珍 过去的事，讲起来我就心酸。要不是解放，我们恐怕永远不能见面了。今日重逢，应该好好庆祝一下，阿姨，让我去买点酒。

〔李惠珍要出门，马大婶拉住她。〕

马大婶 不用了，我去买。

李惠珍 谁买还不是一样。

〔两人争着要去，马大婶争不过，李惠珍下。〕

马 滔 真奇怪！为什么惠珍对解放前我们两家人的情况，记得这么清楚，可谈到沙滩的事，又好象毫无印象？（踱步沉思）再说……

马大婶 老马，你想什么？

马 滔 刚才谈起沙滩的事，惠珍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马大婶 （惊奇）不是那么回事？

马 滔 当时我看见工头举棍要打惠珍，立即飞步上前夺下他的棍子。工头恼羞成怒，叫爪牙来抓我。我寡不敌众，腰腿受了伤。惠珍急得咬了工头一口，工头兽性大发，把她扔到海里。工人们闻声赶到才解了

围，救起惠珍。我们怕你伤心，回家以后没有跟你说起这件事。

唱〔二流〕

当时是我被毒打，

为何她说被打伤？

马大婶（接唱）往事如水随波去，

相隔多年易遗忘。

马 滔（接唱）平常琐事不易记，

深仇大恨实难忘。

她被抛下海几乎淹死，

为何偏忘记这笔血泪账？

马大婶（接唱）谈起家常她头头是道，

忆苦动情泪汪汪。

数不清多少凄凉事，

记错一时一事也平常。

马 滔 你不要想得那么简单。

马大婶 你也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马 滔 小宁妈……

马大婶 ……（不悦，陷入僵局）

马 滔（耐心地）小宁妈，惠珍有没有说过她在化肥厂是做什么工种的？

马大婶 她说做包装工。

马 滔 她有没有当过工厂的广播员？

马大婶 没听她说过。

马 滔 这又奇怪了！

马大婶 老马，你怎么什么事都觉得奇怪啊？

马 滔 唱〔二黄〕

刚才谈起运河情况，

她似背诵报纸念文章。（行弦）

多少个公社、多少亩田、多少座水电站、节约多少度电……

（接唱）倒背如流当歌唱，

包装工记熟这些为哪桩？

马大婶 你呀！

（接唱）惠珍在厂积极向上，

关心时事留意报章。

你胡乱猜疑不应当，

熟悉数字是她记性强。

马 滔 （接唱）无端猜疑是不妥当，

但是平常里面有不平常。

马大婶 你……？

〔小宁上。〕

小 宁 妈，这些纸是黄大婶给你的。她说批判稿写好，就抄成小字报送给她。（递纸，转对马滔）爸爸，画改好了，你看看。（马滔看画）爸爸，给我起个题目。

马 滔 就用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吧！

小 宁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好！（下）

马 滔 小宁妈，惠珍是怎样找到我们的？

马大婶 哦，是这样，前几个月，我好不容易打探出惠珍在

香港的叔叔的地址，写信问他惠珍一家的下落。惠珍接到她叔叔的信，就找我们来了。

马 滔 她是这样来的？

马大婶 老马，你不要再左猜右想了！你的钢笔给我用用。

马 滔 （递笔）你可不要大意！

马大婶 你不要无风起浪！（下）

（马滔沉思。张明上。）

张 明 唱（快中板）

无形战线多风浪，

鲨鱼潜入想翻江。

依靠群众布罗网，

看你何处把身藏！

（入门。）

张 明 马滔同志。

马 滔 张明同志，（两人热烈握手）你这个侦察员怎么“侦察”到我家里来了？

张 明 这叫“跟踪追击”嘛。

（两人同笑。马滔让座，斟茶。）

张 明 老马，听说你们这一次航运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啊！

马 滔 这次在公海，又碰上了一艘美国军舰，它有意挑衅，横在前头拦住我们。我们照例不理睬它，按照原定的航向，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美国鬼子看见我们真要撞过去，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掉头就跑了！

张 明 哈哈，纸老虎，你们斗得好啊！

马 滔 在海上跟帝、修、反斗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还

要学习你们跟暗藏的敌人斗。

张 明 还是要向工人老大哥学习。老马，刚才听你们公司党委说，今晚八点出航，安全措施落实得怎样？

马 滔 都落实了，保证半点火星都不可能在油船上出现。你放心好了。

张 明 好啊。

马 滔 有情况吗？

张 明 是呀。（站起）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美蒋特务机关最近搞了个行动方案，阴谋破坏我们的援外工作。

马 滔 破坏我们的援外工作！？

张 明 今天早上，我们抓到一个特务，他供认被捕前在公园里把一种精巧的爆破器材——

马 滔 精巧的爆破器材？

张 明 交给了一个女特务。

马 滔 女特务？

张 明 这个女人坐三轮车走了。经三轮车工友的大力协助，查明这个女人在东区下了车。

马 滔 后来呢？

张 明 后来她又坐另一部三轮车到这附近下了车。

马 滔 好狡猾的家伙！（想了一想）老张，我也有个情况……（耳语）

张 明 你的亲戚今年多大？

马 滔 三十上下。

张 明 她是不是中等身材，剪短头发？

马 滔 是呀。有明显的特征吗？

张 明 还没有掌握。她穿一件黄色的碎花衬衫吗？

马 滔 不是呀。

张 明 她今早出去过吗？

马 滔 让我问问小宁妈。现在她不在。

张 明 从这些情况看来，你的亲戚是可疑的，要多加注意。老马，当前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唱〔散板〕

五洲风雷激，

红旗迎风飘，

〔梆子慢板〕

“五·二〇”声明光辉普照，

敌人垂死更加凶残暴跳。

虎坐莲台拈花微笑，

蛇化美女到处招摇。

〔中板〕

任他们伪装多巧妙，

定叫他阴谋败露在一朝。

同心合力除魔妖，

四海飞架友谊桥。

老马，有情况立即联系，我先走了。

〔马滔送张明下，眺望江景沉思，大钟楼钟打五下。〕

马 滔 五点了。

唱〔首板〕

钟声回荡，警钟敲响，

眼前这——

〔反线二黄〕

疑云迷雾不寻常。
家中客与敌情是否联系得上？
她何故不迟不早到我身旁？
她为何对往事了如指掌，
回忆起沙滩事又搭不上腔？

〔芙蓉中板〕

扑朔迷离既象又不象，
是亲是敌的确费猜详。
时间紧迫一时难判断，
重重疑问——

〔梆子慢板〕

在我心里装。
万里航程有灯塔指明方向，
纵然是狂风巨浪又何妨。
要冷静，反复想……

〔快二流〕

隐瞒不能持久，
终会露出伪装。
真金烂铜难瞒巧匠，
弄明真相我才出航。

好，让我试试她！（入屋）

（李惠珍携酒上。边喊：“阿姨，买到酒了！”

马大婶（上，接酒）惠珍，今晚你要多喝点。

李惠珍 今晚我要与姨丈干一杯!

〔马滔持相片上。〕

马滔 惠珍，刚才提起小兰，我心里一直很难过。解放前，你与小兰的合影，我还保存着呢。你来看!

李惠珍 相片?

马滔 唱〔梆子爽中板〕

一张相片留纪念，

两个苦瓜一条根。

马大婶 (接唱)相片惹起满眶泪，

如今见相不见人。

李惠珍 阿姨不要太伤心了。

(接唱)往事已经成过去，

如今两家庆翻身。

马滔 惠珍，你还认得哪个是你吗?

李惠珍 (旁唱)相片之中两女孩，

哪是惠珍难辨分。

马滔 (旁唱)看她低头不说话，

左顾右盼暗沉吟。

李惠珍 (旁唱)设法含糊混过去，

不露破绽不留痕。

姨丈，你说哪个是我呢?

马大婶 惠珍，你认不出来了，让我告诉你。(欲指相)

马滔 (轻轻推开她)惠珍，看你小时候，

唱〔梆子爽中板〕

脸黄肌瘦皮包骨，